

要将自己卖个高价，等待是最好的办法

诸葛亮故事

诸葛亮隆中钓刘备

水镜笑道：“我来新野，是卖孔明，既已将孔明卖掉，事成了，留之何益！”刘备等人苦留不住，只得由之飘然而去。

徐庶帮刘备破了曹操的八门金锁阵后，曹操的谋士程昱将徐母骗到曹营，又借徐母名义叫他速回许都。无奈，徐庶只好拜别刘备。刘备率领众部下站在长亭外，望着黄尘古道，看见徐庶的身影渐渐远去……

忽听得一阵马蹄声自远而近传来，但见徐庶骑马飞奔而至，刘备狂喜道：“元直回来了，元直回来了！”徐庶纵马来到刘备面前，拱手道：“我因伤感太甚，有一事忘了告诉主公。离襄阳城二十里处，有一地名叫隆中，隆中隐居着一位盖世奇才，可助主公夺得天下！主公何不去请他出山相助？”刘备且惊且喜问道：“此人才情有多大？让元直如此夸奖？”徐庶道：“此乃当今天下第一人，自视甚高，其自比姜子牙、管仲、乐毅，依我看，姜子牙、管仲、乐毅皆不及此人之才！”刘备道：“以我之见，天下才能无有可出元直其右者。此人之才比元直如何？”徐庶道：“徐庶乃萤火之明，此人乃日月之光，徐庶焉能望其项背？”刘备问道：“此人姓甚名谁？”徐庶道：“此人复姓诸葛，单名一个亮字，表字孔明。孔明所居之地名曰卧龙岗，故自号卧龙先生。主公得此

人，便得天下了。”刘备忽然记起水镜先生所说之话，问道：“诸葛亮莫非就是伏龙、凤雏之人？水镜先生曾言：伏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徐庶点头道：“凤雏指襄阳庞统，伏龙便是诸葛孔明！”刘备欣欣然道：“我今日方悟出水镜先生之言，可惜啊，可惜啊！”

并日，刘备听水镜先生来向他推荐人才，兴趣陡增，问道：“先生所言，莫非卧龙先生？”水镜先生点头道：“对，徐庶去了，孔明该来了。也是我水镜尘心未冷，故与刘皇叔有穿针引线之缘。”关羽历来心高气傲，很难相信世间有此奇才，竟忍不住说道：“管仲、乐毅功垂千秋，流芳百世，孔明以管、乐比之，也未免有些狂妄！”水镜先生道：“管仲，贤臣；乐毅，名将。诸葛孔明，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天吐地之志，管仲、乐毅怎能相比。即使姜子牙在世，张子房复生，亦不能与之比肩；孙臆、田忌、韩信、萧何之辈更不可并论！”众人无不张口结舌，无敢再言者。水镜言毕，便起身告辞，刘备挽留道：“先生脚步高贵，难得来新野一次，不妨住上几日，让刘备多受先生之垂训！”水镜笑道：“我来新野，是卖孔明，既已将孔明卖掉，事成了，留之何益！”刘备等人苦留不住，只得由之飘然而去。刘备听说徐庶的母亲因儿子赶赴曹营而自缢的消息后，心中一阵悲伤，叹道：“元直不去，徐母未必死！元直从此将心灰意冷，无意世事了。”关羽从旁劝道：“兄长还是设法去请孔明吧！军师走了，我们已六神无主。我们得请一个军师回来，事不宜迟！”刘备听从其说，遂安排人去襄阳隆中一带打听诸葛孔明。

孙乾却对刘备道：“主公得时时注意荆州动静，要是景升突然病逝，荆州危急。荆州失落，朝野危急。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主公将无栖身之地！”刘备叹道：“要是元直，我便知道如何做了！”孙乾安慰道：“主公勿忧，说不定某日，那诸葛孔明

会来求见主公！”刘备摇头道：“孔明，世之大才，哪有自寻上门求见之理！”正说话间，襄阳来人报道：“刘琦公子在襄阳等候，请玄德公前去一见。”刘备惊异道：“刘琦本应在荆州，却为何来了襄阳，其中定有蹊跷。”孙乾推测道：“刘琦公子定是有话要与主公密谈，而荆州又不是说话的地方，故而悄悄来了襄阳。”刘备问孙乾道：“这襄阳，我到底去，还是不去？”孙乾道：“刘琦公子从荆州来，定然知道很多事情，主公应该去襄阳。何况主公还要去隆中寻孔明，此去便是一举两得。”刘备觉得言之成理，便决定了襄阳一行。

刘备只带了刘封一人，便匆匆来到襄阳。刘琦早已在公馆里等候，刘备一到，刘琦便将刘备父子迎了进去。刘琦将继母蔡夫人及蔡瑁设计谋害自己的事告诉了刘备，并恳求刘备给他出主意。刘备拒绝道：“蔡夫人虽系你之继母，而她与你乃母子，我与你乃叔侄，疏不间亲，此谋我不能设！”刘琦苦苦哀求，刘备仍正色道：“我虽你叔，绝不为你设此谋！”刘琦无奈，只好与刘备饮了一会茶，送刘备父子到会馆住下。

刘备在刘琦反复要求下，劝刘琦暂避江夏，再图发展。刘琦摆酒席感谢刘备。

席间，刘备向刘琦垂询卧龙岗和卧龙先生，刘琦都说不知道。刘备告诉刘琦：“我准备去隆中走一趟，访访那个卧龙先生。”谁知刘琦竟来了兴趣，说道：“我可陪叔父去隆中，寻找我那酒友喝上几杯。我已好久不见故人之面了。”刘备道：“贤侄可得早日回荆州办正事，不可误了时辰。过了这村就很难有这店了。”刘琦的去意却很坚决：“我一定得陪叔父前去，我在隆中有几个酒友，寻找起那个卧龙来也方便些！”刘备不好再劝阻，只得答应刘琦同去隆中。

刘备带了刘琦、刘封二人，出了城前往隆中而来。刘备告诉

随行人员：“我上次独来隆中，只是粗略打听了一下，未有所获，亦未饮酒，今天可得好好饮上几杯隆中米酒！”过了小道，道路变得宽敞平坦起来，路上的行人亦多了起来。前面有一老者坐在毛驴上，毛驴脚步蹒跚，老者身材挺得笔直，在驴背上悠然作歌。刘备听了歌词，细细品味一番，对刘琦道：“能作此歌者，定非俗人！此处已离隆中不远，此人定是卧龙先生了。待我前去拜见他。”刘琦摇头道：“叔父休慌，此人不是孔明。我认得此人，是我的酒友。老先生姓黄，嗜酒如命，我在襄阳时，常来隆中与他畅饮，已好久不见他了。待我前去打个招呼！”刘琦便策马向前，与那黄老先生打了招呼，两人便一马一驴，相并前行，有说有笑地走着。刘备便叫刘封放慢了脚步，不去打扰那对忘年交的雅兴。

一片开阔地展现在面前，隆中到了。刘琦这才停下马来，等刘备父子到了，便向那老者引见道：“这是我的叔父刘备，人称刘皇叔！”那老者顿时眼中大放光芒，兴奋地叫道：“你是昔日破黄巾的刘皇叔吗？今日幸会，可得与刘皇叔痛饮一醉。在下姓黄，名承彦，家距隆中仅五里之遥，我乃隆中酒店常客！”刘备忙上前施礼问候。黄承彦选了家酒店，请刘备三人进店坐了，立刻叫拿酒来。黄承彦斟满一杯酒，先敬刘备：“刘皇叔远道而来，是位贵客，我先敬你一杯！山野村夫，不拘礼节，皇叔就不见笑了！”刘备道：“听老先生所作之歌，甚是不俗，先生乃世外高人！”黄承彦哈哈大笑道：“刘皇叔过奖了，我除贪恋杯中物之外，亦无别的嗜好。适才所吟之歌，非我之作，乃小婿所作，我因喜爱，故时常吟唱之。”刘备忙问：“不知黄先生的令婿是何人？竟有如此雅作？刘备当往拜之。”黄承彦道：“小婿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家住离此几里处，名叫卧龙冈！”刘备以为自己听错了，茫然问道：“卧龙先生果真是诸葛亮？”黄老告诉刘

备，诸葛亮出外不在家中。刘备悻悻然回去了。甘夫人问：“没听过守株待兔的故事？你可亲自前往卧龙岗，带上礼物，在那里住上几日，等孔明回来。这样，方显心诚，使孔明感动，尚能成事！”刘备道：“我在卧龙岗能住多久？万一曹兵来侵犯新野，将如之奈何？”糜夫人道：“新野离隆中较近，有事可叫人前来送信，住上三五日后，回新野住几天，再去。”甘夫人道：“如新野实在离不开你，便可派孙乾住在隆中，一有消息，立刻来报。”刘备点头：“这个办法倒是可行。”甘夫人道：“若孔明之才，真如水镜及徐庶所言，夫君则不必虑及荆州之事了。得一孔明，丢一荆州，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糜夫人道：“妾替主公想：孔明定非一次能请出。主公第一次去，可去二三人；第二次去，可带上关张二弟及赵云等；第三次去，可将文武部下全带去，以示声势浩大，让孔明感动。”刘备越听越明白，向两位夫人道谢：“两位夫人真是我的室内军师！”

次日，刘备果真照两位夫人所说的去做，带了孙乾及刘封，又叫两个随从挑了礼物，一行五人，前往隆中而来。刘备一行人过了襄阳，出城二十里来到隆中小镇，在镇上略作停留。刘备探头往昨日饮过酒的那家酒店里一瞧，却瞧见黄承彦正在店里饮酒。黄承彦与一老者相对畅饮，神态轻松。刘备急忙下马，带了众人进店，与黄承彦见礼。黄承彦笑道：“刘皇叔今日又来寻孔明？”刘备点头称是：“不管卧龙先生在不在家，我都得去卧龙岗等他！”黄承彦大笑：“孔明今日早晨方才离家出走！刘皇叔今天是见不着孔明了。”刘备惊问道：“黄老先生又骗我？”黄承彦道：“我昨天所言，乃谎话；今日所说是真话。我昨夜就宿小婿那里，并对其言及刘皇叔来访之事，小婿言道：‘刘皇叔明日复来！’他今日一早便走了。”刘备闻言大惊。

刘备听了黄承彦一番话，心里暗暗吃了一惊，想不到甘夫人

竟言中了，孔明昨天果然在家中。他不禁有些后悔，后悔昨天没有亲到卧龙岗，要是去了卧龙岗，便已见到孔明了。刘备向黄承彦拱手道：“望老先生可怜刘备，也可怜天下苍生，劝令小婿出山助刘备一臂之力，刘备将感激不尽。俗语云：君子有成人之美。老先生就成全刘备吧！”黄承彦听罢，不由得叹道：“不是老夫有意替小婿挡驾，老夫实乃不得已而为之。先前，徐元直及水镜先生曾去卧龙岗，言及已将小婿荐给刘皇叔了，小婿曾正色斥徐庶，使徐元直大惭而去。小婿知刘皇叔迟早要来隆中相请，故要老夫挡驾。老夫便得罪刘皇叔了！”听完黄承彦一番言语，刘备方真相大白：原来徐元直与水镜先生已先后见过孔明了，此二人真乃古道热肠了！刘备道：“不管卧龙先生是否在家，刘备今日也要去卧龙岗，看看先生居住之地，吮吸先生灵气，亦是刘备之幸。”黄承彦不禁大为感动，对刘备言道：“刘皇叔真人杰也！老夫深为所动，小婿出山与否，老夫均不过问，刘皇叔请自便。”黄承彦言毕，便顾自饮酒了。刘备客气地向黄承彦致了谢意，领着孙乾、刘封一行，前往卧龙岗走去。

刘备一行五人终于来到卧龙岗了，欣赏了一会卧龙岗的美丽景色，才喟然叹道：“卧龙岗，卧龙之处啊！”刘备又领着几人朝前走，便见前面露出一座茅草庄院，庄院方正宽大，远看犹如放在地上的一张棋盘。庄院前有一方池塘，池塘四周石岸斜插，岸水交激，有如群鱼喋水。刘备肃然起敬了，这就是卧龙先生居住之茅屋。

刘备缓步来到庄前，轻轻叩门。一书童闻声而出，开了门，惊奇地问道：“你们可是来找先生的？”刘备报上姓名：“征东将军宜城侯领徐州牧中山靖王之后皇叔刘备字玄德特意来拜见卧龙先生，烦转告先生！”那书童皱了皱眉头，摇首道：“你说得大多太长了，我实在记不住。”刘备只好说：“你就说新野刘备前来拜

访！”书童道：“刘备，我记住刘备就是了。先生说起过刘备！”刘备好生欢喜，忙问道：“卧龙先生提起过我的名字，他是怎样说的？”书童摸了下脑壳，想了一会说道：“先生说，刘备来了，就叫他回去！”刘备好生扫兴，只得对书童道：“你可带我去拜见先生？”书童笑嘻嘻地说道：“先生出门了，今天早晨走的。”刘备早已知道这件事，可见黄承彦所言非虚！便微笑着对书童道：“既是先生不在，可否领我们进屋坐坐？”书童点点头，将刘备一行五人领进了客厅，刘备叫随从放下了礼物，坐下来喝茶，同书童谈话。刘备问道：“你家先生去了何处。”书童摇头：“先生从来不说，他有时自己也不知要去何处。”刘备又问：“先生几天后回来？”书童回答：“先生自己也说不准哪天回来！”刘备无计可施，便对书童说：“我们在此借住一宿可以吗？”书童摇头道：“先生不在家，家里是不留客人的，你们的人如此之多，咱庄里可住不下啦！”小书童说话时，东张西望的，好一会，才问刘备道：“天色不早了，你们还不动身回家？”那样子稚嫩可爱，似乎生怕刘备一行赖着不走似的，很有些焦急。刘备觉得好笑，不便为难这小小的书童，就对书童说：“这些礼品，是我们送卧龙先生的，虽是微薄，不成敬意，但刘备真心一片，烦你代先生收下！”书童则大叫起来：“礼物是不能收的，先生知道了，我可要挨骂了！你们挑走吧！”刘备摸摸书童的脑袋，微微一笑，便走出庄门。走出好远，书童还在后面追着喊：“你们快把东西挑走！”

刘备回到新野，精神仍是不能振作，心中总是惦记着卧龙先生，不知何时才能与之相见，而当今时事，又急如星火。甘夫人问道：“皇叔为何不在卧龙岗住上一夜？”刘备无可奈何地答道：“主人不在家，童子不留宿，我也只好回来了。”糜夫人好奇地问：“偌大一个庄院，除了童子，就无别的人了？”刘备亦自觉奇

怪：“我也如此想，那庄院很大，绝非一般小户人家居住。且听人言，诸葛亮之兄长诸葛瑾现在东吴做官，家里应不乏佣人使女，奈何空荡荡的，仅见一个书童？这实在让人猜疑。”甘夫人道：“你就别猜了，这些都是诸葛亮布置好了的。说不定诸葛亮正在隆中的一家酒店里喝酒呢！他抑或想试探你是否心诚！”刘备回忆道：“我在隆中的酒店里碰上石广元和崔州平了。”甘夫人接着补充道：“你便竭力请二人出来济世救民，二人非但不肯，还将你奚落挖苦了一番，对吗？”刘备惊问道：“夫人是如何知道的？”甘夫人笑道：“我是猜出来的，应该如此才对。你想那孟公威，现已是云长的妻弟，已是亲戚了，云长却连孟公威的面也没见过一次。石、崔二人与孟公威几为一人，均是遁世之徒，何能为言辞说动！”刘备点头称是：“夫人说得是，刘备就是想不到这般周详。”糜夫人道：“主公还得去卧龙岗，停三五日又去！”

其间，刘备因刘表病危被邀到荆州接受托孤之事，但由于蔡夫人及蔡瑁从中作梗，刘备只好匆匆赶回新野。荆州危若累卵，孔明回家与否又无消息，刘备心乱如麻，不知如何应付。甘夫人道：“凡事有个轻重缓急，夫君当务之急，是能请孔明出山，则大事定了。”刘备便从甘夫人之议，选了个吉日，带了关羽、张飞、赵云，携了礼物，又往隆中卧龙岗而来。

不知不觉间，刘备一行四人已到了卧龙岗，走近庄院门口，刘备伸手敲门。门开了，又是前次那位书童，书童认出了刘备，问道：“你们又来了？”刘备微笑着答道：“又来了！请问，先生在家吗？”书童答道：“你们今日运气好，先生正在楼上读书呢！”刘备好生高兴，遂叫关羽、张飞、赵云在外等候，自己则随了书童进屋。后院的竹丛间隐有一小楼阁，读书之声从楼阁中传出。刘备侧眼看去，但见楼阁上端坐一少年，正握卷吟读。

刘备等他读完了，方迎上前去，站在竹楼之下，低头向上施

礼道：“因久慕先生大名，前次前来拜访不遇，今日得见丰姿，实大慰平生，望先生不吝赐言相教！”那少年慌忙从竹楼上走下来，答礼道：“将军莫非就是昔日破黄巾之刘皇叔？是亦欲见家兄？可惜不巧，家兄离家外游未归！”刘备不禁大失所望，深知眼前所见又非其人，便惊问道：“先生又非卧龙？”少年答道：“不瞒刘将军，我是卧龙之小弟诸葛均。我兄弟三人，长兄诸葛瑾，现在东吴孙仲谋手下做事。诸葛亮乃我二家兄，因其好结交游，在家日少，致使将军前番未遇，实为憾事。”刘备问道：“卧龙先生今日可在家，我欲拜见，以遂思慕之情！”诸葛均摇头道：“二家兄不在家，已外出游耍数日了，不知何日能归！有劳皇叔辛苦了！”刘备恍然道：“我几次错过仙缘，莫非上天有意为难我刘备了。”诸葛均道：“既然刘将军来找二家兄，二家兄又不在家，我就代他以茶会客了。”遂请刘备到客厅坐下饮茶。刘备叫关、张及赵云进来，稍坐片刻。刘备将所带礼物交给诸葛均：“区区一点薄礼，还请先生收下！”诸葛均道：“且放在一边吧，等二家兄回家自行处理，或还或收，皆是他一句话作数，我且替他看守着。”张飞在一旁嚷道：“你这小先生也好奇怪，你收下不就是你哥哥收下了，还言替他看守，岂不是胡说了？”诸葛均反问道：“将军明白说了，是赠给二家兄的，又没说给我，我怎能替二家兄做主呢？”张飞道：“二家兄三家兄不是一家人么？”刘备喝住张飞道：“三弟休得无理！诸葛先生所言极是。”刘备向诸葛均要了纸笔，给孔明留书一封。

刘备留下书信，谢了诸葛均，领了关、张、赵云出庄，上马回新野。

转眼又是半月有余，刘备叫孙乾占了一卦，择就一个吉日，命部下文武数十人，皆斋戒三日，沐浴更衣，准备再往卧龙岗拜见孔明。关羽和张飞却很不情愿。刘备斥责说：“孔明乃一代大

贤，岂容你们在背后说三道四？我深信徐庶、水镜之言不虚。你们若是不愿去，我独自一人前去便是。”众人不敢再说，只得随刘备前往卧龙岗。

刘备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来到卧龙岗，正遇诸葛均走出庄门，前往隆中镇。刘备上前施礼，迫不及待地问道：“卧龙先生在庄否？”诸葛均道：“将军今日来得正是时候，二家兄昨日归来，正巧在家里。”言罢，径直走了。刘备叫众人站在庄门外等候，不得进庄，自己叩开了门，书童说道：“你又来了！要见卧龙先生？”刘备道：“正是，有劳小兄弟转报，就说新野刘备专程前来拜访。”书童有些为难地说：“先生虽然在家，可此时正在草堂午睡未起。”刘备忙制止书童道：“不用禀报了，等先生睡足之后再说，我且在这里等就是了。”那草堂乃一个四面通风的小亭，亭子中央有一宽床，宽床上有一人正在熟睡，鼾声均匀有致。刘备足足等了半个时辰，才见那孔明翻身了，他正要上前见礼，谁知孔明翻了一个身，又侧身朝另一面睡着了。又等了半个时辰，孔明方翻身起床，伸了个懒腰，才朗声问书童道：“有客人来吗？”书童答道：“有新野刘备来访！已等候多时了。”孔明便起身转入房中更衣去了。

不一会，孔明出来了，刘备上前见礼，见那孔明果然长得仪表非凡：身長八尺，方额宽脸，隆鼻象眼，头戴纶巾，身披宽肩长衫，飘飘然有神仙入世之姿。刘备慌忙下拜：“涿郡愚夫刘备拜见诸葛卧龙先生，前两次拜访，均未得见仙缘。今日有幸拜会先生，可算刘备如愿以偿！”孔明摇头道：“我乃一山野村夫，胸无大志，偶读闲书，不时口吐狂言，聊以自慰。将军屈驾枉临，是找错地方了。”刘备道：“先生乃旷世奇才，徐元直、水镜言及先生之言，无不令人击节。先生何其太谦？”诸葛亮道：“水镜、元直乃世上高人，将军舍之而求亮，是不智。”刘备戚戚然道：

“先生若不愿出山，刘备亦思隐遁山林，与先生同为诗朋酒侣。备虽迟钝，然浅读诗书，略知酒趣，可为先生之伴！”孔明惊问道：“先生乃帝室之胄，奔走天下十有余年，舍弃军事而奔江湖，为什么？”刘备叹道：“征战杀伐，我疲惫已极；奔走呼号，却无立身之地。但有风吹草动，则惶惶然不知南北西东，虽有众将绕身，犹觉孑然一人，不亦悲乎？”孔明亦为之感慨：“我昨夜观将军所留之书，知将军有济世救困之志。不妨且到书房稍坐！”

刘备遂随诸葛亮来到书房，书童摆茶侍候，两人坐定，刘备已少了些拘谨。孔明道：“此处已无外人，孔明愿闻将军之志！”刘备道：“不怕先生笑话。刘备虽是才疏智浅，但犹不揣冒昧，暗思匡扶汉室，救济天下苍生，著信义于四海，但力犹不济，故请先生为我谋之。”孔明点头赞道：“将军有此鸿鹄之志，诚难能可贵！”刘备谦让道：“不敢当此美誉，刘备愿听先生高论。”孔明饮了一口茶，清了清嗓子，盯着刘备，说道：“天下大乱，非黄巾，而始自董卓。董卓趁剿杀黄巾之机，拥兵进京，为群雄并起之借口。董卓为乱之始作俑者，亦为乱世之祭品。群雄诸侯会盟于许都，群雄之首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身为盟主，兵精粮足，然袁绍败于曹操之手，非天时，乃人谋也。曹操之势已成，据中原而自强，将军不宜与曹操争锋。孙权占有江东，经三代人艰辛经营，已成气候，且据长江之险，江东不可图也。将军今居新野小县，蓄势待发。荆州民殷地富，将军若能占据荆州，待天下动荡之时，派一上将守住荆州，将军亲率一支队伍，攻入西川，占领益州，至此，天下可三分也！”刘备沉吟道：“荆州刘表，益州刘璋，皆汉室宗亲，亦我之同宗，我岂忍心夺其地盘？”孔明道：“以我观之，荆州刘表之不久人世，将军可趁机获得荆州。益州刘璋，性弱无能，终不能为人主，将军不夺，别人亦将伸手！”刘备默然，复又问道：“先生已将天下三分，果然人杰。

若刘备得蜀，又将如何？”孔明便取出一轴地图，挂在墙上，对刘备说：“此乃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亦将军未来立根之本。曹操占中原，拥有天时；孙权据江东，占尽地利；将军得益州，得了人和。此三国也。”刘备问道：“三国形成之后又如何？”诸葛亮道：“殊难料啊！三国基成之日，肇业者几已作古，后辈者如何，当相时而论。我为将军之谋，仅能到此为止！”刘备拱手道：“听先生之言，刘备茅塞顿开。先生真是大贤，若使刘备早十年遇先生，刘备何至漂泊无依！”孔明道：“凡事得讲天意，将军漂泊诸多日子，却到了新野，此非人力所能改变。”刘备道：“刘备特意请先生出山相助，先生现在不会推辞了。”孔明道：“孔明长期耕读，乐于隐居山林，厌世久了。愿将军另选高明之才，恕孔明难以从命。”刘备顿时泪沾衣襟，怆然道：“先生不出，天下何以堪？苍生何以堪？愿先生三思。”孔明沉吟良久，方道：“既然将军如此诚意，孔明只有随将军出山，以效犬马之劳了。”刘备大喜，复起身再拜道：“先生出山，乃天下苍生之福！刘备代众百姓谢过先生了！”孔明却道：“将军且别忙拜谢，孔明要出山，将军可得依我五条。”刘备性急，忙说：“先生请讲，别说五条，就是五十条，刘备也依得。”孔明便不慌不忙地说道：“其一，将军乃帝室之胄，所立旗帜应为汉，孔明事将军，乃事汉。其二，孔明年幼，才学短浅，恐难服众将，将军得予孔明兵符令箭。其三，凡行军作战之事，将军亦得听从孔明。其四，如今天下大乱，政纪陈腐，将军不可过分仁慈，孔明主张乱世用重刑！不知这四条，将军能依孔明吗？”刘备连连点头：“刘备依得，不知先生所说的第五条是什么？”孔明道：“其五便是：待天下平定之后，孔明还将回这卧龙岗来耕田读书，望将军到时应允。”刘备沉吟着，没有说话。

刘备沉默了好一会，才说道：“刘备将以师之礼待先生，若

先生乃盖世奇才，若
要聘请，乃得重金，刘备
送此薄礼，不过略表心意罢
了，还望先生笑纳，万勿
推辞！



刘备大功告成，将让先生坐享清福，先生怎的要回这卧龙岗呢？刘备将何以事奉晨昏，聆听教诲呢？”孔明答道：“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所依恋者，乃青山绿水之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境。将相外甜内苦，到头来反不如一农夫。望将军能依我这条，我当感之不尽！”刘备见其心意甚诚，并非妄语，乃道：“既是先生有如此之志，刘备就只好答应了。先生去时，刘备以车马迎之，归来时，刘备将仍以车马送之。”孔明见刘备已全部应允了，便对刘备说道：“孔明这就随将军出山了，孔明将殚精竭虑，不负将军之所望！”刘备见孔明已答应出山了，好生欢喜，便到门外，叫众部下都进屋来拜见卧龙先生。关羽、张飞一行人走进屋来，依次拜见了孔明。刘备方把带来的金帛礼物送给孔明，且言道：“先生乃盖世奇才，若要聘请，乃得重金，刘备送此一点薄礼，不过略表心意罢了，还望先生笑纳，万勿推辞！”孔明推辞了一番，见刘备执意要送，也只得收下了。时天色已是不早，孔明留刘备在庄上住一宿，明日再启程去新野。刘备便留赵云同自己住在孔明庄，叫关羽领着众人回去，明天到新野城外来迎接卧龙先生，又叫孙乾明天带人备一辆小车前来，让孔明乘坐，孔明不善骑马，只能坐车。众人领命去了，刘备和赵云便在孔明庄上住下，与孔明作彻夜之谈。

点评者说

自古褒扬刘备三顾茅庐，屈身渴求贤才的品行，并将刘备标榜为纳贤求士的楷模。但也有人骂他是个厚脸皮，赖在隆中找孔明。李宗吾先生曾在《厚黑学》里骂刘备的脸比城墙转拐处还厚。

刘备耍无赖也是无可奈何。一心想成就帝业的刘备，虽有关羽、张飞两位拜把子兄弟，只能打杂，需要一个像孔明一样内行的管家先生，将事务交给孔明去管理，他却舒舒服服地当君王，何乐而不为呢？

孔明是何等聪明的人，面对厚脸皮的老江湖刘备肯定谨小慎微，于是故意避而不出，跟刘备玩了一阵捉迷藏的游戏。同时又有水镜先生在一旁蛊惑，刘备每去拜访一次，孔明涨一次价，直到价格满意，他才与老板成交。于是乎，有了孔明与刘备畅谈天下局势，预言了三足鼎立的格局。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这份见面礼其实是孔明向刘备要价最起码的筹码。刘备听后，也愿意出高薪聘请他。

如果说孔明千呼万唤始出来是沽名钓誉的话，不如说他在向刘备熬价钱。孔明绝不是像姜子牙似的理想主义者，他迅速向刘备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至关重要的五个条件。孔明向老板讨价还价非常精明，一个子也不肯让。绝！

弄清自己在上司心中的位置，并向上司 索取权力，解除行事的羁绊

诸葛亮故事

孔明池塘边上谋荆州

孔明将张飞叫来，吩咐道：“我要你去办一件事，办得好，我重赏你，办得不好，军法从事！”张飞见孔明手里握了宝剑，只得答应了。

刘备陪同诸葛亮来到新野，关羽、张飞等人早已到城门外迎接，个个依次拜了诸葛亮，方才进城安歇。关羽和张飞离了刘备，走出营外。关羽和张飞怀疑孔明的能力，并骂骂咧咧地说要收拾一回孔明。两人正说着话，刘备和孔明走了过来，张飞向关羽使个眼色，两人便要走开，却被刘备喊住了。刘备对二人道：“你们且去做两根钓鱼竿，做好一点，要光滑，还得耐用。”孔明在一旁补充说：“这钓竿要水竹的最好，一丈二尺长为宜，钓线要用马尾巴中间的细毛，一丈五尺为宜。”张飞立即叫嚷起来：“哪有这般长的马尾，先生不是存心要折磨人吗？”孔明道：“既然翼德叫苦，我就自己去做好了，用不着劳烦翼德和云长了，这些本是小事嘛。”刘备陪着笑说道：“先生说哪里话了？这等事无论大小，都没有先生亲自去做的道理！”孔明有些为难地说：“要是翼德替我做了钓竿，我可欠着他的人情。不知何时才能还他人情，总有些过意不去。”刘备斥张飞道：“这等小事，三弟也想偷

懒了！”张飞诺诺道：“小弟照哥哥说的去做就是了，哥哥不要着恼！”孔明笑了：“翼德既然答应去做了，我还有两样吩咐：一是那鱼钩要细，漂子要用雁鹅筒壳毛来做，那颜色又白又亮，看起来清晰明白。”关羽和张飞互相望望，不知如何答复。刘备问孔明道：“这钓竿几时做好为宜？”孔明道：“越早越好，不要超过三天为宜。这天气正好钓鱼！”说着，抬头望了望天空。刘备和孔明去了，关羽和张飞却呆呆地在那里站了很久。

刘备将赵云叫来，吩咐道：“子龙可去四处查看，郊外有无幽静的池塘，那池塘里要有鱼，四周要有竹木，宜于垂钓就行了。”赵云领命去了，刘备又对糜竺道：“你去准备些鱼饵，还要一个钓鱼用的竹笆篓。”糜竺不禁好奇地问：“主公准备这东西来做甚？莫非主公要去钓鱼？”刘备点点头：“其实，是孔明先生要去钓鱼，我仅是陪先生垂钓而已。”糜竺惊道：“如今荆州危急，新野地小，卧龙先生来了不思进取，却还有闲心去钓鱼，真是不可思议！”刘备正色道：“孔明先生乃大贤大智之人，所做之事必有道理。今后不得随意在背后议论先生。”糜竺答应了声“是”，便做自己的事情去了。

刘备对孔明要去钓鱼之事，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只是心里着急，口中不说而已。没多久，赵云已探得消息回来，对刘备道：“城南五里处，有一口山塘，岸边俱是茂林修竹，塘水深碧，料塘里鱼也不少。只是有一段小路较为崎岖难走。”刘备问道：“那路可过得了小、车？”赵云道：“那段路时宽时窄，略作修补，便可通小车。赵云不懂，要钓鱼，这城外的护城河便可，何苦偏去那么远的地方钓鱼呢？”刘备道：“是卧龙先生要去幽静处钓鱼，他不喜人打扰。”赵云道：“赵云知道了，我这就带人去把那路修补一番，先生的小车自然就可以上去了。”

关羽、张飞带了一肚子怨气，先去铁匠铺，找铁匠制作了几